

欽定三國志

吳

卷一
之三

吳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

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

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王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

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

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卽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

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

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

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爲越王也

與其子韶扇

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

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

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江表傳曰堅歷

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中平元

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

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

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

獻帝春秋曰角

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

郎將朱雋將兵討擊之雋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

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

千許人與雋并力奮擊所向無前

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

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

少愈乃復出戰

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

衆乃蟻附遂大破之雋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

續漢

書曰雋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爲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雋外甚親納而心忌之雋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雋輒止卓卓雖憚雋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

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爲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爲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卽發病而卒

邊章韓遂作亂

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

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名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卽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畧旬月之間克

破星等

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

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

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

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

子作宜春長爲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爲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

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

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

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

廷今無此難也

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

之

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

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卽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

以爲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獻曰刺史豈有所客便
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獻見堅
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
君獻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獻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

英雄記咨字子議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
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

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

不應調發咨遂不與

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

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

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

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

無求不獲

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
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

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吝言病困欲以兵付吝吝聞之心利其兵卽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劒罵吝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前到魯陽與袁術

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

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

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壘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堅移屯梁東大爲

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於術術懷疑不

運軍糧

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

陽人去魯

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

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

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

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勲垂捷而

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

術蹶蹣卽調發

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

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

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

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

山陽公載記曰

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鷙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

西征愼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爲愼作
後駢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愼必不克臺今有本
未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爲西方可一時蕩
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
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
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
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愼行謂愼求將萬兵
造金城使愼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
運畏愼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
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旣不能用孤愼又
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
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圍愼棄輜重走
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
人同自爲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
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亡失印綬此不
爲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
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畧百姓
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
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
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

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埽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僞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爲錯未知兩家何者爲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彊謂之僞不亦誣乎陳壽爲破虜

傳亦除此說俱或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爲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爲璽璽雖以金於玉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爲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爲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爲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爲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尙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

訖引軍還住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遣會稽

周囑爲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勦力乎言發涕下囑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囑囑卽收合兵衆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爲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兄九江太守昂爲袁術所攻囑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爲許貢所害初平

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

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

所射殺

典畧曰堅悉其衆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

中堅乘勝夜追祖

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

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兄

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

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堅四子策

權翊匡權旣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

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毋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

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爲朱雋所表爲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

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更推結分好義同斷

金勸策徙居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當嗣

侯讓與弟匡

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爲丹陽太守

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

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

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
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雋傑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
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爲黃
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
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讐雪耻爲朝廷
外藩君以爲何如紘答曰旣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
以奉贊盛畧畧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
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
血讐得報此乃君之勲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
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
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
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

嘗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倅
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
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
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
憂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
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辛
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
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
始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
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
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
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太傅馬曰礪杖節安

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
張勲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
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
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